

## 第一章 離宮回家不受歡迎

簡韻秋手裡抱著一個大大的包袱，前面的車夫已經在催促她，「簡姑娘，時候不早，該上車了。」

簡韻秋答應著，最後回頭看了一眼身後這座古老的宮闈，白茫茫的大雪從天而降，將原本就古樸宏偉的宮殿妝扮得更添幾分肅穆之色。

她在這座宮闈裡已經待了五年，本以為自己會老死在深宮裡，沒想到終於迎來了回家的日子，深深地凝望了一眼，接著她轉過身，大步的朝馬車走去。

簡韻秋穿著帶兜的斗篷，雪花輕輕飄落在她的肩頭上，有些已經化成了冰冷的水。五年前她才十五歲，入宮那天是春光明媚的好時節，走時卻遇上大雪紛飛的時候，這五年裡她沒有回過一次家，哪怕是自己的生母去世她也沒能被允許回去祭拜。

說來自己還真是不孝，生母活著的時候沒能喊她一聲「娘」，就連她最後一面也沒見著。

簡韻秋看著外面紛飛的雪花，她陷入了對往事的追憶裡。

車子駛出朱雀大街，一路往南而去，簡家現在住在柳枝巷，已經不住永寧寺旁邊了。

遇上下雪，街上也難以見到一個行人，看著陌生的街市，簡韻秋心情愈加忐忑起來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聽得有人隔著簾子和她說：「簡姑娘，已經到地兒了。」

馬車停了下來，簡韻秋自己揭了簾子，待車夫替她放好凳子後，她便踩著凳子下了車。

「勞煩您送我回來。」簡韻秋向車夫道謝。

那車夫爽快地笑道：「沒事。」說著就要調轉車頭往回去。

簡韻秋挽留他，「天氣這麼冷，請進屋喝口熱茶吧？」

車夫揮揮手說：「簡姑娘不用客氣，我要趕著回去交差，保重。」

簡韻秋向他微微欠身表示了謝意。

她要回家，徐姑姑見簡家沒人來接她，便好心的托了內務府的二總管，二總管覺得不是什麼事，立馬就安排車馬送她回來。

簡韻秋目送著馬車駛出巷口，這才抬手去敲跟前那扇黑漆的木門，門環已經鏽跡斑斑，她接連叩了好幾下，裡面才有人高聲答應著出來。

「哪位啊？」

前來開門的是她嫡母身邊的僕婦胡婆子。

胡婆子看著站在風雪中的簡韻秋，半天沒有回過神來。

「四……四姑娘，不是說您明天才回來嗎？怎麼今天就到家了？」她嘴巴張得大大的，一臉的愕然。

聞言，簡韻秋愣怔一下，道：「今天不是十一嗎？」

胡婆子怔怔地說：「今天的確是臘月十一，可四姑娘不是十二才回來嗎？」

聽到這話，她知曉是家裡人記錯了她回家的日子，便神色平淡地問了一聲，「家

裡人都在嗎？」

胡婆子道：「老爺還在鋪子裡沒有回來，大爺一早出去了，其餘的人都在。」請了簡韻秋進門後，她趕著將門關上。

簡韻秋抱著包袱看著陌生的院子，她不知道嫡母住在哪間屋子，更不知自己回來後要住什麼地方。

胡婆子關好門後，接著笑咪咪的和她道：「四姑娘，老奴帶您去見太太。太太這幾天都在念著您呢。」

念她？嫡母還會想念她不成？簡韻秋心裡嘀咕著，仍舊跟在胡婆子身後往正房而去。

在這冰天雪地的冬季，簡韻秋看見院子裡栽種的一棵臘梅已經起了花苞，冒出黃色的花骨朵，令她想起針線局的院子裡也有這樣一棵臘梅樹，不過那棵樹據說已經有些年頭了，不似跟前這一棵，看上去有些纖弱。

到了正房，胡婆子在院外就大聲道：「太太、太太，四姑娘今天就回來了。」

正坐在炕上看佛經的王氏驚了一跳，還以為自己耳朵出了問題，不過當她看見從胡婆子身後走出的簡韻秋時，這才知道胡婆子說的是真的。

「四丫頭，妳怎麼回來了？」

簡韻秋淺笑不語，上前福身行禮。

胡婆子在跟前陪笑道：「看樣子是前面傳錯了話，都說十二才回來，哪知是十一。」王氏斜睨了胡婆子一眼，示意她閉嘴。

原先在旁邊默默做針線的簡家六姑娘一看見簡韻秋，早就放下了手裡的活，下炕扶起她，歡喜地說了一聲，「四姊回來了，真的回來了！」

簡韻秋看著最小的妹妹簡晚秋，面帶笑容，溫和地說了聲，「是啊，回來了。」

王氏驚訝過後，捏著帕子假意擦了擦眼角，平靜地點頭說：「回來就好。」又看了一眼簡韻秋懷裡抱著的大包袱，便問一句，「四丫頭的箱籠呢？可都收進來了？」

胡婆子聽得一怔，直接道：「沒見著四姑娘有別的箱籠啊。」

還是簡晚秋替簡韻秋抱了包袱，拉過她的手，和王氏說：「母親，我先帶四姊過去安頓，四姊一身的雪水，還得換一身衣裳才好。」

王氏點點頭，「去吧。」看她們兩人離去後，她的神情隨即冷淡下來，暗道入宮幾年，回來時連個箱籠也沒有嗎？

胡婆子又趕著說：「太太，老奴即刻去讓人給老爺和大爺報信。」

王氏說：「不急，他們該回來的時候會回來的。」

簡晚秋拉著簡韻秋去了早給她準備好的屋子，是東廂房裡最靠裡的一間，和簡晚秋的屋子挨得很近。

簡韻秋踏進屋子一看，屋子光線很是昏暗，尤其在這雨雪天裡，更是難以辨清。替她將包袱放在床上後，簡晚秋催促著她道：「四姊，快把這件斗篷脫了吧，濕乎乎的，穿在身上也難受。」

簡韻秋低頭去解了衣服帶子，簡晚秋替她拿了斗篷掛到架子上去，兩姊妹隨即坐在床上說話。

簡晚秋和簡韻秋一樣，都是姨娘生的，她比簡韻秋小四歲，及笄後就定了親，正日子選在了明年二月，眼看著在家待的時間也不長了。

簡韻秋當初入宮的時候簡晚秋還只是個小丫頭，姊妹倆並不十分親密，可如今簡家還在室的女兒就她們倆了，摸到她的手有些冰冷，簡晚秋便一直焐著。

屋子裡昏暗得緊，又不敢去開窗戶，所以兩人即使肩並肩的坐著，也不大能瞧清對方臉上的神情。

「上個月家裡得了四姊要回來的消息，我就一直盼著這一天，前些天三姊回家來，我們還提起妳來著，這下總算回來了，真是太好了。」簡晚秋言語裡俱是喜悅。

簡韻秋趁勢問了句，「三姊她現在過得好嗎？」

「她啊，還好吧……」四姊剛到家，簡晚秋也不好一見面就說起那些糟心事來。

「我聽說妳也有了人家，只聽說對方是個讀書人，家裡到底是做什麼的？那人可有功名在身？」

提起親事，少女的臉上添了幾分羞澀，好在屋子不怎明亮，倒也很好地給了簡晚秋掩飾。她支支吾吾地說：「聽說還好，家裡有些地，也做些小買賣。他是個秀才，還在忙著攻讀，希望明年的秋闈能夠金榜題名。」

聞言，簡韻秋想起了小時候的事，她笑著說：「之前算命的說妳有旺夫相，妳嫁到他家去後，一定能心想事成的，妳有個好歸宿，這是很好的事。」

說起歸宿二字來，簡晚秋心裡有些不是滋味，她拉著簡韻秋的手說：「還以為四姊這輩子都在宮中了，怎麼想到回家呢？」

「我沒想過在裡面過一輩子的。大旨病重，皇帝下旨要放一批宮人，說是為太后祈福，徐姑姑知道我有這個心思便替我應了個名，哪知就正好選上了。不然只怕還得再等五年才能回來。」再等五年她就二十五了，更是尷尬的年紀。

到了晚上，簡明回來了，剛一到家，家裡人就和他說了簡韻秋已經回來的事。

他愣了一下，問：「不是說明天嗎？」說著，進屋去看了王氏，正好簡韻秋、簡晚秋還有大兒媳也在跟前。

他進去之前娘倆幾個正在說笑，見了他後，大家都止了說笑聲，只王氏坐著未動，其餘的人都站了起來。

簡明的目光在簡韻秋的身上停留了好一會兒，五年了，這個女兒長高了不少，那張臉就是她生母的翻版。

待他坐定之後，簡韻秋這才給簡明和王氏磕頭行了大禮，又給雙親捧了茶。

王氏笑著點頭道：「沒什麼比家人團聚更好的事了。」

簡明也說：「是啊、是啊，今年總算能過一個熱鬧年了。」

簡韻秋當初還在家的時候就出奇的安靜，多她不多，少她一個也無妨，一直是可有可無的存在，如今聽見父親這樣說，她嘴唇微抿，縱然心裡有許多言語，最後

也全都藏在了心裡無處可訴。

夜裡睡覺時，簡晚秋和簡韻秋擠在一張床上，姊妹倆相擁而眠。

簡晚秋對宮裡的事很是好奇，拉著簡韻秋問東問西的。

這邊主屋的燈也一直沒吹熄，王氏還在和丈夫長談。

「當初就該讓老三進宮去。」

「選四丫頭不是妳的主意嗎？」簡明弄不明白妻子到底想什麼。

王氏道：「當初覺得她沉穩，看樣子這一步還是走錯了。」可惜時光無法倒流，如今後悔也於事無補。

看著討人厭的庶女回來了，王氏心裡久久不能平靜，偏偏身旁的丈夫早已酣然入夢，只能睜著圓溜溜的眼睛了無睡意。

簡家一共六個女兒，除卻早夭的老二，其餘的女孩都是庶出，大姑娘、三姑娘則是王氏所出。

簡家這些女孩子們心性不一，論容貌的話，還是她的老三最為出眾，不過老三是一個不省心的，興許是自幼得了她的嬌慣的緣故，性子有些輕狂，也正因為如此，當初才沒能讓老三入宮去，而是選了年紀更小、性子更為穩重的簡韻秋。

可簡韻秋到底讓她失望了，在宮裡當了五年的針線局宮女，硬是沒有攀上半點高枝，在出宮前才混得一個二等宮女。

五年了，簡韻秋到底在搞什麼名堂？當初費盡心力把她送進宮去可不是為了讓她當個二等宮女而已。

這一步到底是走錯了，要是將容貌更勝的老三送進去，說不定已經成為嬪妃，她現在也是皇帝的丈母娘，簡家再也不用看別人的臉色，她王氏也早就成為誥命夫人了。

想到這裡，王氏就再也睡不著，簡韻秋回來了，頂著二十歲高齡的老宮女回來了。如果只是二十歲的話倒也不難打發，隨便給配個鰥夫也能過一輩子，可關鍵在她宮裡待了五年，從宮裡出來的誰敢輕易娶她？莫非要養那個丫頭一輩子？

想到這裡，王氏就氣不打一處來，在她看來，簡韻秋回家絕對不是什麼好事，甚至很有可能會拖累整個簡家。

這場雪下了兩天兩夜才漸漸停息，僕人們拿著掃帚正在院子裡掃雪，耳邊傳來了小孩子的哭鬧聲，哭鬧的孩子是大哥的小兒子，今年剛滿五歲。

簡韻秋怕冷，尤其是這樣的化雪天氣，更是手腳冰涼，整個身子都猶如僵住了一般。

簡晚秋將一個才燒好的手爐塞到她懷中，笑著說：「據說明天三姊要回家。」

「三姊啊……有許多年沒有見過她了。」簡韻秋入宮之後就再沒和家裡這些姊妹見過，五年前簡晚秋還是個小丫頭，和她最親密的就是三姊金秋了。

簡金秋長簡韻秋一歲，出嫁已經五年，跟前養了一兒一女，丈夫在衙門裡當差，據簡韻秋所知，她那三姊夫是個七品小官，雖然官品不高，但她們三姊也算是官

太太了，王氏也格外的疼愛三女兒、三女婿。

當簡金秋抱著年幼的女兒見到簡韻秋時，彼此都有些不敢相認。

簡韻秋朝年幼的外甥女伸出雙臂，含笑道：「過來四姨抱抱。」

可那個小丫頭根本不給她面子，將頭一偏，依舊埋在她母親的懷裡。

簡金秋笑道：「我們家妞妞怕生。」

第一次見到外甥女不能沒有表示，簡韻秋將一個銀手鐲取下來，給了小丫頭。

簡金秋仔細看了兩眼，笑著說：「不愧是宮裡的東西，這做工外面確實不能相比。」

沒一會兒她便將女兒交給奶娘，讓奶娘帶出去玩耍了。

姊妹倆坐在一處說話，簡韻秋仔細打量著她三姊，五年不見，她這位嫡姊出落得更好了，又見她一身穿戴也極講究，便知簡金秋的確嫁了戶好人家。

簡金秋關心的卻是其他事，「四妹妹，妳出宮了，上面應該有不少的賞賜吧？到底有多少的好東西，拿出來我們長長眼好不好？」

聽到這話，簡韻秋愣了一下，接著道：「我沒什麼好東西。」

「都是姊妹，難道還怕我搶妳的不成？拿出來我們看看吧，也見識一下宮裡的好東西。」說著，她就要去翻屋子裡的抽屜。

簡韻秋攔也攔不住，簡晚秋在旁邊看著有些尷尬。

後來簡金秋從一個角落裡翻到一個袋子，那袋子沉沉的，她便知道袋子裡裝著好東西，滿心歡喜地拿了過來。

簡韻秋的臉色有些不好看，然而此刻簡金秋才不顧她是什麼心思，自己將袋子裡的東西全部倒了出來，裡面有兩個手鐲、有幾枚戒指，還有幾對耳墜。手鐲都是烏銀的，沒見著一件金器，更別說寶石了。

屋子裡不大明亮，但簡金秋早已命人點了燈，她看著桌上那些不起眼的東西有些傻了眼，「四妹妹，這些就是妳的首飾嗎？」

簡韻秋默默點頭，簡金秋看得嘴巴一撇，有些不屑地說：「宮裡的東西就這啊……還不如民間的。四妹妹，妳好歹也在裡面待了五年，難道就沒攢下什麼體己？」

簡韻秋說：「我只是個尋常的針線局宮女，又不在嬪妃、公主、皇子跟前伺候，哪裡輪得上好東西，三姊未免太瞧得起我了。」

「還指望妳進去這幾年能大大的攢一筆，看樣子是不可能了。」簡金秋將那些不起眼的東西又原樣的放回袋子去，直到她看見了一對金丁香，她便和簡韻秋道：

「四妹妹，這個給我吧，姊妹一場，留個念想。」

簡韻秋點頭答應。

沒有發現什麼稀奇寶貝，簡金秋心裡有些失望，後來她又拉著韻秋打聽宮中的事，「據說太后病了，什麼病？可嚴重嗎？」

簡韻秋搖了搖頭。

簡金秋撇嘴道：「妳會不知道？」

她平靜地道：「太后的病有跟前的御醫負責，也不是當宮女可以打聽的事。不過應該挺嚴重的，要不然也不會開恩放一批宮人出宮。」

「這倒是。皇后是不是很威嚴？毛貴妃是不是很漂亮？不過我聽說宮裡容貌最出

眾的是九公主，皇上他……嚇不嚇人？」簡金秋對宮裡的事好奇極了。

然而她接連的問句卻讓簡韻秋連連搖頭，見她搖頭，簡金秋有些不解地問：「妳在宮裡生活了五年會不知道？」

「三姊，我只是針線局一個不起眼的小宮女而已，宮裡的規矩大如天，又不像自家這樣可以隨便亂串門，那些主子的事更不敢隨便打聽。」

「咗。」簡金秋只覺得這個妹妹膽小，而膽小的人註定成不了什麼大事。她接著又道：「之前娘還想讓妳入主後宮的，妳若混出頭了，我們簡家也能跟著沾光。」聞言，簡韻秋目光如水，入主後宮？天底下哪裡有那麼容易的事，不過這話倒讓她想起和她同年人宮的一位姊妹。

那位姊姊和她一樣同是針線局的宮女，容貌出眾，家底據說也殷實，後來那位姊姊去貴妃宮中送做好的衣裳，遇見了皇帝，也入了皇帝的眼，沒過幾日，那位姊姊被調往乾元殿御前服侍，兩個月後，那位姊姊被封做選侍，是嬪妃中最末的位分。

可幾年過去了還是選侍，再沒有晉過位分，她後來給那位姊姊送過東西，那位姊姊拉著她說了半晌的話，那天她才知道，所謂的恩寵不過是絢爛一時的煙花。

經過此事，她才堅定了一定要出宮的心思，更不敢去覬覦根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。

「我是入宮做宮女的，又不是選秀入宮的，我知道自己的本分。」簡韻秋言語淡淡，這些年來，她就是知道自己的本分所以一直規規矩矩的，從未惹過什麼麻煩。宮裡的事簡金秋不瞭解，她只覺得簡韻秋傻，白在宮裡待了幾年卻什麼也沒落著好，出宮了連件像樣的首飾也沒撈著。

「我要是妳啊，怎麼也得替自己爭取一下，就這樣回來算個什麼事？妳以後打算怎麼辦？妳比我小不了多少，二十歲的人嫁到哪裡去？又是宮裡出來的，誰還敢娶妳？」

面對她的接連問話，簡韻秋沉默了片刻，接著仰頭道：「要是沒處去，我絞了頭髮去做姑子，天下之大，難道還沒我簡韻秋容身之所？」

這樣的話讓簡金秋咯咯笑了起來，她搖頭道：「出家，妳以為那麼容易啊，這可是條不歸路，這一輩子就算到頭了，妳仔細想過沒有？再說了，家裡會允許？」在她看來，這個庶妹根本就不懂事，讓人覺得好笑。

之前交好的姊妹如今說不到一處去了，簡韻秋有些想念起針線局的那些姊妹，她走的時候，丹朱哭得最厲害，明明還生著病也堅持送她，不知她的病好些沒有？簡韻秋有些走神，簡金秋說了什麼話她也沒大聽清，但她也清楚體認到，自己回家來了，除了最小的妹妹，其他人對她似乎並沒那麼歡迎。

晚些時候，簡韻秋去了王氏房裡，王氏一點也不客氣，伸手就向她要錢，「這些年妳也攢了一些錢吧？交給我存著，等到妳出嫁的時候我拿出來。」

簡韻秋嘴唇輕咬，慢吞吞地回答道：「母親，之前我每個月都往家裡捎錢，自己哪裡攢得下什麼錢，我那裡還有幾樣首飾，母親要過目嗎？」

她那幾件首飾王氏早就聽簡金秋提起過了，不屑地撇了撇嘴，「妳自己留著吧。

我說妳也太沒心計了，這麼些年都不存個私房的？」

她哪敢存什麼私房，一個月多少俸銀王氏可是門清得很。

王氏見簡韻秋站在那裡，半天都沒吐出一個字來，不禁感到窩火，後來索性不再過問了。

## 第二章 舅家給溫暖

閒時有簡晚秋作伴，姊妹倆一處說說話，一起做些針線打發時間，日子過得倒也快，眼看就要到年底了。

王氏最近都很忙碌，也沒什麼閒暇來過問庶女們的生活。

這日一早，簡韻秋才給已故的生母上了香，丫鬟就來給她傳話，「四姑娘，周家舅舅來了，說要見您。」

簡韻秋愣了一下，隨即說：「好，我這就過去。」對著鏡子理了一下頭髮，她便匆匆地去見許久沒有謀面的舅舅。

她的生母是祖母做主給父親納的一房姨娘，周家雖然是小戶人家，但出身清白，周姨娘也算得上是良妾。

周姨娘在周家排行第二，前面有一位大姊，後面還有一位弟弟，她是家中最不受寵的那一個，據說當年周父欠了人錢，最後不得已將女兒送到了簡家。

周姨娘走的時候簡韻秋還在宮中，可轉眼過去已是幾年前的事了，如今姨娘走了，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早不在人世，她的大姨母更早已嫁到外地，京中就只剩下她舅舅一家了。

當簡韻秋到達正廳時，一眼就看見舅舅周一葦正坐在那裡喝茶。

幾年未見，舅舅看上去倒富態了一些，之前她便聽人提起過，說她舅舅做買賣發了一筆財，周家的日子也因此漸漸好過了起來。

簡韻秋上前與周一葦行禮，周一葦見了，忙虛扶道：「韻秋，妳快起來。」

周一葦欣慰地看著外甥女，笑著點頭道：「個子像是長高了不少，越發的像妳母親了，是個大姑娘了。」

她二十歲了，已經是個老姑娘了。

「馬上要過年了，知道妳回家了，舅舅的來瞧瞧妳，這些年過得還好吧？」

舅舅的話讓簡韻秋眼圈微紅，她斂眉道：「按理說該先去給舅舅請安來著，倒讓舅舅先關心起晚輩來，實在有失禮數。」

周一葦笑道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，我來瞧妳也一樣，只要妳過得好就夠了。家裡弟弟妹妹們知道妳回來了都很高興，他們也想見見妳，正月裡去周家住幾天吧？」面對舅舅的邀請，簡韻秋猶豫了。

周一葦接著又說：「妳不用顧慮，回頭我和你們家太太說說，讓妳去舅舅家散散心。」

他是個男子，卻是個心細的人，見外甥女穿戴都十分樸素，想到外甥女在簡家的處境堪憂，臨走前他從袖裡掏出個荷包，將荷包給了簡韻秋。

「拿去買點自己喜歡的東西吃吧，舅舅也不知道妳喜歡吃什麼。」

簡韻秋卻沒有立刻接過去，搖頭道：「舅舅的心意韻秋心領了，這錢我不能要。」

「在宮裡待了幾年還是死腦筋，妳拿著吧，舅舅能給的就只有這些了。」周一葦

硬將荷包塞到簡韻秋手上，又和她說：「妳舅舅我這兩年做什麼都還順利，日子也沒以前那麼吃緊了，這點錢妳舅母不知道，妳拿著吧。」

荷包沉甸甸的，簡韻秋緊緊攥在手中，感動得她說不出話來，只是給她舅舅連連行禮。

周一葦也並未在此多做停留，臨走前他和簡韻秋說：「妳且放寬心便是，有什麼難處妳讓人給我捎句話，娘親舅大，舅舅替妳做主。」

知道這世上還有真正關心她的親人，簡韻秋感激在心。

荷包裡裝的是一包散碎銀兩，粗略估算有十幾兩的樣子，舅舅一出手就如此的闊綽，看樣子這幾年他是掙錢了。

簡韻秋將這筆錢小心的收好，存點錢以備不時之需，這個道理她懂得，且除了舅舅給的，她私下也攢了些，只是不方便讓王氏知道而已。

很快就要過年了，簡明看著僕人們將宗祠收拾出來，王氏張羅好了祭品，到了二十九這一日，簡明便帶領家裡男女老幼一道祭祖。

晚上開宴，今年簡韻秋雖然回來了，但家裡的人依舊不齊全，簡韻秋的二哥還在雲南沒有回來，因此只坐了三桌。

簡晚秋始終陪在簡韻秋身邊，偶爾與她玩笑幾句。

在宮裡，過年這一天是針線局最放鬆的日子，一年下來，就過年和正月裡是空閒日子，幾乎沒什麼差事，且每到這一日，徐姑姑帶著大小宮女一併過節，上面偶爾也會有賞賜，大家論功行賞一處湊趣。

說起來，簡韻秋最得臉的一次，還是為太后做繡像那回。不過那並不是她單獨完成的，是她與另兩位繡娘日夜趕工，費了半個月的心血共同製作出來的，太后對那幅繡像讚賞有加，給繡娘們每人賞了一袋金瓜子。

這事她沒有讓王氏知道，如今出宮來，她也希望王氏永遠不知道此事。

侄兒、侄女們正是爛漫的年紀，小孩子們坐不住，玩鬧聲此起彼伏。

後來小侄女一頭撞進簡韻秋懷裡，拉著她的衣襯說：「四姑姑，幫幫我，我不想馬上被二哥找到。」

簡韻秋朝她親切地點了點頭。

另一邊，簡韻秋的大嫂官氏正陪著王氏說話。

官氏向王氏請示道：「母親，初四那天我還得向您告一天假。」

王氏一聽就明白了，她笑著點頭說：「我知道是商家的少奶奶邀請了妳，妳去吧。」

官氏笑道：「倒瞞不住母親。」

商家是京中有名的富商，簡家能和商家拉上關係，還是得益於商家的三少奶奶和官氏是閨中密友，自官氏嫁到簡家後，兩家的來往就沒斷過，之前王氏還想讓金秋嫁到商家去，可惜這樁姻緣沒有成。

「好好的玩耍一天，家裡的事有我。」王氏再三和大兒媳交代。

官氏看了一眼那邊桌上的簡韻秋，眼珠一轉，突然湊近了和婆婆說：「四妹妹的

事我也替她留意著，雅柔二伯哥的妻子不是死了嗎？回頭我問問雅柔，看看這事能不能成。」

兒媳的這句話讓王氏心中大為所動，這可是說到她心坎裡去了，但她忙和官氏道：「不用我提醒你倒先想著了，這事的確是我眼前最大的心患，要真能成就好了。你別表現得太明顯，不動聲色地旁敲側擊一回，那三少奶奶是個聰明人。」官氏笑道：「我明白。母親放心，我一定會替您張羅好這事，給我們四妹妹尋一門好親事。」

大兒媳辦事王氏沒有不放心的，如今大兒媳主動替她分憂解難，她可是求之不得。即使是在除夕夜，簡晚秋還是想和韻秋擠一個被窩。

寒夜裡，姊妹能夠相互依偎是件幸福的事，在進入夢鄉前一刻，簡韻秋偷偷問簡晚秋，「你有什麼最想要的東西嗎？」

聞言，簡晚秋愣了一下，不解道：「我什麼也不缺，四姊為何這樣問？」

「你快要出嫁了，我得給你添箱啊。」

這話一出，簡晚秋有些羞澀地背過身去，說：「四姊也不容易，何必再浪費錢。」

「大姊、三姊、五妹出嫁的時候我都沒在跟前，你是最小的妹妹，眼看著你就要出嫁了，我不能沒有表示，只要告訴我你想要的東西，我就會儘量實現你的願望。更何況，姊妹間你還顧忌什麼？你偷偷的和我說：我不會告訴別人的。」

簡晚秋依舊道：「四姊，我真沒什麼……」

「就這麼一次機會哦，我難得大方一次，錯過這個機會你可別後悔。」

大年初一，王氏給了簡韻秋和簡晚秋兩人各一串新錢作為壓歲錢。

王氏向來摳門，對庶子女們尤其如此。不過對簡韻秋而言，一串錢也是錢，她依舊規規矩矩地給王氏行了大禮。

官氏作為大嫂，倒是給兩個妹妹一人一個荷包，簡韻秋的荷包裡，裝的是對銀錙子。

雖是新年，韻秋還穿著樸素的宮女衣裳，以前在家時的那些衣裳要麼不合身了，要麼早被下面的妹妹們給分走了。

看著這樣的簡韻秋，簡明心裡有些不是滋味，他直接和王氏道：「給四丫頭裁兩身新衣裳，打一套像樣的首飾吧，再怎麼說也是我們簡家的姑娘，代表的是簡家的體面，別弄得這樣灰頭土臉的。」

王氏說：「我那裡還收著幾匹新料子，她要喜歡，選兩匹送她吧。」

「你喜歡的顏色都太老氣了，她一個年輕姑娘穿著不合適，還是找個日子帶她去布莊裡好好選兩匹鮮豔的。」

王氏聽了雖沒說什麼，心裡卻有些不屑，她肯給簡韻秋做新衣裳已經是抬舉她了，還要她做到哪個地步？

「她在家就為她盡點心吧，早日把她打發出去就好了。」簡明對女兒們的事向來是不怎麼過問的，他在意的只有自己的官職，還有兒子們的生意。

他在乎的，是簡家的臉面！

正月裡，有來往的人家紛紛下帖子來請人去吃酒，王氏喜歡應酬這些，不管哪家來請她都會欣然答應。

簡韻秋的回來讓她添了一樁心事，如今她一心只想將這個庶女早日打發出去，因此也趁著出去應酬交際時，四處打聽有沒有合適的人家願意娶大齡的簡韻秋。

簡家雖然算不得什麼大戶人家，但簡明如今在衙門裡做事，雖然只是個小官，但只要有官身，前來巴結的人就不少。

官宦人家的女兒不至於到了愁嫁的地步，可如今婚姻大事落到了簡韻秋的身上卻成為了一座大山。

為了給簡韻秋尋一門合適的親事，王氏煩惱不已，她不止一次和簡明抱怨道：「韻秋莫非真的沒人要？」

「她長得不醜，又不缺胳膊少腿，怎麼會沒人要？妳太多心了。」簡明也厭煩這些事。

「只是年紀大點倒也不至於如此，偏偏她入過宮，好多人打聽到這一層就不想再問下去，她都二十一了，難道真要我們簡家養她一輩子不成？」王氏氣鼓鼓地道。聽著妻子抱怨，簡明也失去了耐心，「這事急不來，興許是緣分還沒到，妳就順其自然吧。」

可惜這話卻並沒有寬慰到王氏。

初六這天，周一葦派了僕婦來接簡韻秋回周家住幾天。

簡韻秋去回稟了王氏，王氏現在見著她就心煩，聽說她要回舅舅家，忙擺手說：「隨便妳住多久都成，去吧去吧。」哪怕她在周家住一輩子她也沒話說。

得了嫡母的允准，簡韻秋坐上了周家派來的驢車。

驢車晃晃悠悠的出了巷子，她從窗簾縫隙往外張望了一眼，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還有隨處可見、高高掛起的紅燈籠，將這個寒冷蕭瑟的季節妝點得有幾分暖意。

她記得還小的時候，那一次也是正月裡，她和周姨娘一道回外祖家探親。

那天她穿了身大紅的襖子，外祖母也還在，那時的她也不算小了，但外祖母還是把她摟在懷裡百般疼愛，更親手給她抓了許多蜜餞吃，那天她吃了許多，可吃多了的後果就是第二天鬧了一整天的肚子。

這事過去雖快十年了，但她一直都記得，如今外祖家只剩下舅舅一家，姨娘也早逝了，再回外祖家只怕也找不到當時那種心情了。

驢車走了許久，在她睏得眼睛都快睜不開時，車子才緩緩停了下來。

見車子停了，簡韻秋匆匆地撩了簾子，只見外祖家門口栽種的一棵棗樹依舊好端端地在那裡，不過觀其枝枒，應該又長高了許多。這棵棗樹，當初她和表弟還一起爬過呢。

下車後，她無須人引領就徑直進了門，剛進院子，就見兩個表妹迎了上來。

「簡表姊來了！」

這兩個妹妹年長一些的名叫曉慧，小一點的名叫曉虹，雖然生得普通，但對簡韻秋來說，這對姊妹都是很可愛的小姑娘。

周曉慧和周曉虹兩姊妹一人挽了她一邊的胳膊，周曉慧比簡韻秋還要高半頭，和周一葦長得極像，周曉虹則只到簡韻秋的下巴處。

「知道簡表姊回家了，我們倆可是天天都盼著妳來，天天都在催爹爹讓人去接妳過來，爹爹都被我們說煩了，好在表姊妳總算來了。」說話的是周曉虹。

周曉虹年紀雖然小，但愛說愛笑，很討人喜歡，周曉慧則顯得溫柔沉默一些。

大家簇擁著簡韻秋到了上房，簡韻秋的舅母陶氏正約了人打牌，見簡韻秋上來問安，她握著牌，笑著和她說了幾句話。

「到了就好，我的耳朵都要被妳兩個妹妹念出繭子來了，妳們一處玩耍吧。」陶氏扔下這句話後依舊去打牌，周曉慧則拉了簡韻秋去自己房裡坐。

周曉慧比簡晚秋還要小一歲，周曉虹連十三都還不到。

「表姊，妳和我們說說宮裡的事好不好？」周曉慧露出了期待的樣子，周曉虹也如此。

簡韻秋笑道：「怎麼妳們都想聽宮裡的事呢？」

「因為我們都沒進過宮，好奇啊，好表姊，妳和我們說說好嗎？妳見過皇上吧，皇上是不是很嚇人？」

聽著周曉虹有些天真的言語，簡韻秋有些忍俊不禁，「怎麼會嚇人呢？皇上長得很威嚴，並不嚇人的。」

周曉虹道：「聽人說，皇上很厲害，動不動要罰人，一個不小心就會掉腦袋的。」

「他又不是暴君……」這話一出簡韻秋便意識到自己失言了，立馬捂了嘴。

她這個舉動讓兩個表妹都笑了起來，周曉慧與周曉虹一同說：「表姊怕什麼，我們姊妹間玩笑幾句，沒有誰會當真的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陶氏讓簡韻秋指點一下姊妹倆的針線，簡韻秋也沒推辭，畢竟她最出色的技藝就是針線活了，她繡出的花可是連太后都稱讚過的。

晚些時候周一葦和周成思回來了。周成思只小韻秋半歲，三年前成了親，如今兒子都快要兩歲了。

周一葦見外甥女來家裡倒十分欣慰，點了點頭，「曉慧與曉虹好好和妳們表姊相處，不許鬧彆扭。」轉而又對簡韻秋道：「這兩個丫頭要是欺負妳，妳就告訴舅舅，舅舅教訓她們。」

簡韻秋一聽，連忙道：「妹妹們都十分的友好又隨和，舅舅多慮了。」

周一葦便說：「一家人就要和氣才好。」

周成思見了簡韻秋多少有些靦腆，他雖露了臉，但話都不大敢和她說，可相比起周成思的靦腆，簡韻秋倒顯得大方許多，她親切地與表弟打招呼，一如多年前。周曉慧見周成思羞得連耳根都紅了，不禁有些好笑，不過有些話不好當著大夥的面說，她便私底下問道：「哥哥，莫非你還惦記著表姊？」

這下不僅是耳根紅，整個臉都像塊紅布似的，周成思先給了周曉慧一記栗爆，接著結結巴巴地說：「妳別、別……胡說八道……」

周曉慧笑道：「這事我不會和別人說的，更不會讓嫂子知道，哥哥就放心吧。」周成思哪能放心，他現在有家室，有些玩笑可不能隨便亂開。他擔心妻子吃飛醋，再有自己存的那段心思，表姊從來都不知道，舊事他不想再提，只希望大家還能友好的相處。

晚上，陶氏讓簡韻秋和周曉虹睡一處，曉虹的床比較寬敞，兩人睡在一處一點也不顯得擁擠。

周曉虹和簡晚秋相比起來更加的活潑，簡韻秋一點也不會覺得悶，在舅舅家待了五天，她只覺得時間過得飛快。

姊妹間相處和睦，陶氏雖然話不多但還算親和，舅舅更是沒得說，表弟媳也是極溫和的人，在舅家待了這幾天，倒讓她找到一些家的溫暖。

不過簡韻秋心裡極明白，舅舅家裡再好也不適合長期住下去，遠香近臭的道理她明白，說到底，她是簡家人。

幾天後簡韻秋便想回去了，陶氏聽說了，倒真情實意的挽留了她一回。

簡韻秋笑了笑，答道：「舅母的好意，韻秋心領了，如今我已經出宮了，出入也還算自由，想舅舅、舅母了隨時都能過來，下次再聚吧，家裡的妹妹還等著我回去陪她過燈節。」

陶氏聽說後沒再繼續挽留，只道：「那好吧，下次要來，我依舊派車子去接妳。」

簡韻秋再三道了謝，等到周一葦回來，她又特意去向他辭別。

周一葦看著他二姊留下來的唯一血脈，這張臉又越發的和二姊相似，想到二姊的早逝，他心中有些難受。

「韻秋，妳對將來有些什麼打算嗎？」此話一出，周一葦又覺得不大妥當，對於未出閣的閨女來說，最要緊的事就是說一門合適的親事，外甥女都這個年紀了還能有什麼打算？

沒想到卻聽見她從容地回答道：「回稟舅舅，我打算回桃溪去。」

周一葦愣了好一會兒才道：「當初好不容易將妳們母女從桃溪接回來，怎麼又想回去？那裡有什麼好的，下雨天都是些爛泥巴，妳想上街買個東西都不容易。」

簡韻秋道：「我和姨娘在那裡生活了幾年，對我來說關於姨娘的記憶都在桃溪，我依舊想回去，那裡雖然閉塞了一些，但我並不討厭。」

聽著外甥女的話，周一葦沉默了一會兒才又道：「我知道妳現在的處境有些困難，妳想回桃溪躲清靜也好，畢竟是妳母親的莊子，妳打點好了，將來也有個退路，我不反對。只是別太辛苦了，回頭我再給妳派一個善於管理田莊的人，妳也不用那麼費心。」

對於舅舅的好意，簡韻秋接受了。

「韻秋，以後遇著什麼困難了一定要告訴舅舅，舅舅會替妳撐腰的。我們周家雖然不是權勢富貴之流，但現在也能說幾句硬氣話了。」

簡韻秋看得明白，舅舅說這話的時候充滿了自信，這份自信得益於他這幾年的奮鬥，舅舅想告訴她，她並沒有處在孤立無援的地步，背後還有親人可以依靠。

「我們周家雖然不像王家那般強大，但在維護外甥女的時候也絕對不會退讓，我是妳原原本本的舅舅，我們周家還有人出面，就絕對不會讓妳被人欺負了。」這番肺腑之語讓簡韻秋眼圈一紅，含淚點頭答應了。

簡韻秋準備回簡家了，臨走前，周曉慧和周曉虹兩人都很是不捨，周曉虹眼圈紅紅的，眼中全是淚水。

在上車前，簡韻秋給了她一個擁抱，又溫柔地替她理了一下頭髮，說：「傻子，大過年的哭什麼，以後我還會再來的。」

「說好了，一定要再來哦。」周曉虹很是不捨。

簡韻秋寬慰她，「當然會，現在我也自由了。」

她登車而去，回了簡家，王氏對她的態度依舊冷淡。

簡韻秋早已經無所謂，她只想候著簡晚秋出嫁後便回桃溪去，桃溪對她而言就是第二個家。

王氏和官氏忙著給簡韻秋張羅一門合適的親事，急著想將她推出去，不願意她留在家繼續白吃白住，因此這些天四處打聽。

商家那邊倒傳來了消息，似乎有意讓簡韻秋過去給商家二爺做填房，官氏立刻就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王氏。

王氏聽後倒是歡喜，「沒想到妳四妹妹還有這樣的福氣，商家可是排得上名號的有錢人家，她嫁過去就是少奶奶，又不用當家，一輩子不用操心、不缺吃喝，這是很好的去處。」

官氏見婆母滿意，她卻有些猶豫，「凹妹妹那裡不知會是什麼反應。」

王氏一聽，撇嘴說：「管她什麼反應，兒女親事難道不該由父母做主？她父親不管，我就該做這個主。這事得慢慢籌謀，成了的話對我們簡家可是莫大的幫助。」王氏想的是簡家的生意，至於庶女的死活她可管不了那麼多。

她也沒有見過商家老二，只知道商家富貴，商老二喪妻不久，也沒留下個一男半女，簡韻秋嫁過去就是正妻，即便身邊有幾個侍妾也不用放在眼裡。

在她看來，和商家聯姻這是皆大歡喜的事，不過眼下簡晚秋的婚事將近，她也騰不出手來過問此事，只等將簡晚秋嫁出去後再來著手處理簡韻秋的事。

### 第三章 被拖去相看

轉眼就到了燈節這一天，官氏想著簡韻秋和簡晚秋平時也不大出門，她就找到了兩個小姑子商議。

「妹妹們晚上有什麼安排嗎？」

簡韻秋在窗下做針線，簡晚秋先回答了官氏的話，「沒什麼安排，活還沒做完，但幸好有四姊幫忙，我倒省了不少的心。」

官氏低頭看了一回簡韻秋手裡的針線，讚賞道：「不愧是在針線局裡待過的人，這針線活真是出色，比外面繡莊的東西還好。」

簡韻秋倒是一臉的淡然，依舊專心做事。

簡晚秋在一旁附和道：「繡莊的東西再好也沒宮裡娘娘們用的精緻，四姊做的東西就是宮裡的娘娘也稱讚說好的。」

官氏笑著刮了刮簡晚秋的臉，說：「我們六妹還真有福氣。」接著她又和簡韻秋說：「四妹妹成天在家也待悶了吧？今天是好日子，晚上出去瞅熱鬧吧，要不要一道去？」

簡韻秋性子安靜，並不喜歡熱鬧的地方，她一人也能安安靜靜地坐一天，聽到這話就道：「大嫂妳們出去逛吧，我就不去了。」神色間並沒有流露出多少的熱情。官氏見她不肯，暗道：韻秋要是不去的話，不是打亂了她的計畫嗎？忙和簡韻秋道：「年輕女孩子就該出去走動走動，這樣暮氣沉沉做什麼？妳成天悶在家也沒什麼意思，出去結識一點朋友也好。」

官氏反常的殷勤讓簡韻秋心下湧出一絲疑惑，大嫂到底有什麼打算？然而她一時間也看不明白。

雖然她已經打定主意等簡晚秋出嫁後就去桃溪，但她也不想將家裡的關係弄得太僵，讓官氏為難，她想了想，便微笑著回應道：「一年就這麼一天，要是母親肯，我和六妹妹晚上就出去看一會兒燈。」

見她總算是鬆口了，官氏也暗自鬆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母親那裡妹妹們不必擔心，嫂嫂去替妳們說，妳們只管穿得漂漂亮亮得準備出門就行了。」

等到官氏一走，簡晚秋也無心再忙手裡的活了，她走了過來，攬著簡韻秋的肩膀說：「四姊，我想遊船。」

聞言，簡韻秋有些哭笑不得，「我們家又不是什麼有錢人家，哪裡去弄一艘畫舫來？能出去湊湊熱鬧就不錯了，別想那些沒用的。」

其實簡晚秋也只是說說罷了，她沒那麼不懂事，非嚷著要什麼東西不可。

過了沒多久，官氏讓身邊的丫鬟給簡韻秋送來幾身衣裳，除了衣裳還有一個小匣子。

簡韻秋有些懵，她大嫂怎麼突然送她這些？

簡晚秋將匣子打開一看，裡頭裝的是兩根金簪，一枝梅花樣式，一枝玉蘭花樣式，至於衣裙的樣式好，顏色也鮮豔，面料不錯，且都有七八成新。

簡晚秋將一條柳綠的馬面裙拉了出來，和簡韻秋說：「四姊，這條裙子不錯，妳不是有一件桃紅色的襖子嗎？這樣一搭配肯定亮眼。」

對於穿戴什麼簡韻秋沒多少興趣，她詫異地問：「大嫂突然給我送這些衣裳幹麼？」

旁邊送衣裳的丫鬟笑說：「大奶奶說，四姑娘千萬別嫌棄這些穿過的衣裳，說下個月再給您裁新衣裳，難得出一次門，四姑娘不妨打扮起來。」

聽了這話，簡韻秋什麼也沒說，只默默地將這些東西都收下，對於大嫂表現出的友善並沒有拒絕，「回頭我親自給大嫂道謝去。」

那個丫鬟一走，簡晚秋便說要替她收拾打扮。

簡韻秋道：「有丫鬟們，哪裡敢勞煩六妹妹親自動手。」

簡晚秋笑道：「四姊別嫌棄我手藝。」

姊妹倆窩在房裡整整一下午沒出門，直到天色漸晚，王氏那邊說傳晚飯時兩人這才攜手過去了。

當簡韻秋站在王氏面前時，王氏將她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她知道簡韻秋身上的衣服都是大兒媳的，倒十分的合身。

「知道妳們晚上要出去，我也不攔著，都注意安全別亂跑就行。早點回來。」

兩人應了一句是，簡明恰好回來了，他看了女兒們一眼，目光最終落在簡晚秋身上，他道：「明天祁家人要來。」簡晚秋要嫁的那戶人家就姓祁。

一聽這話，簡韻秋輕輕碰了一下簡晚秋的胳膊。

簡晚秋害羞得將頭埋得低低的，手不停絞著帕子，胸口跳得有些快速。她不知道祁良會不會來，上一次見到祁良還是冬月的事了。

王氏聽說了忙道：「還有兩件事沒有定下來，他們祁家是該主動上門來和我們商量商量，不確認好，將來鬧出笑話怎麼收場？我可不想簡家被人取笑。」

姊妹倆陪著父母一道用了晚飯後，簡明知道兩個女兒要出門，有些不大滿意，「瞎跑什麼，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。」

王氏忙道：「她們倆在家悶壞了，難得過個節，我讓老大一路看著，不會有什麼事的。」

見妻子堅持，簡明也就沒有再說什麼了。

這時天色早就暗下來了，彷彿已經能聽到隔壁街上傳來的喧鬧聲，官氏迫不及待地拉簡韻秋和簡晚秋一道出門去了。

簡韻秋的大哥簡墨去雇了一輛馬車來，她、簡晚秋和官氏都上了車。

官氏撩了簾子，和前面的簡墨說：「別跑太快，晃得厲害了，我頭暈要吐的。」

簡墨笑道：「今天人那麼多，想快也快不起來。」

大哥親自駕車，這待遇讓簡韻秋感到有些受寵若驚，忙問：「家裡有下人，怎麼是大哥駕車？」

官氏笑道：「妳大哥自己願意的，我可沒去求他。他跟著母親也才放心，四妹妹不用不安，安心坐著吧。」

簡墨對車裡的女人們說：「我駕車的技術好得很，不信就走著瞧吧。」

車子緩緩地駛出了巷子，一路往街市而去。

夜幕降臨，但今天的京城卻不同以往，處處可見的燈籠將原本冷清的夜晚妝扮得猶如白天一般，而車子沒有走多遠就再也無法前進了。

「走不了了嗎？」官氏連忙問道。

簡墨隔著簾子說：「不行，人太多了，堵得水泄不通，妳們都下來吧。」

官氏揭簾向外張望了一回，只得無奈地下了車，簡韻秋和簡晚秋也相繼下來了。

對於不大出門的姊妹倆來說，就是堵一點她們也很興奮，特別是簡晚秋，一雙眼睛東看西看，情緒十分高漲。

官氏一手拉一個，轉頭和簡墨道：「我帶妹妹們去錦繡樓那邊，過會兒你到那裡找我們吧。」

簡墨答應了，又再三囑咐不許走散了，官氏這才緊緊拉著兩個小姑子的手，往錦繡樓而去。

簡韻秋雖然不大出門，但錦繡樓的名號她是聽過的，這可是京城有名的酒樓，官氏帶她們去錦繡樓幹麼？

但還沒等她問出聲，官氏就和她說：「那邊據說有很多好看的琉璃燈，我們去瞧瞧。」

「人肯定也不少，就不過去了吧。」簡韻秋建議著。

「不去怎麼行？我約了妳們大哥在錦繡樓會面的，一會兒找不著人他該發火了。」說罷，官氏拽著兩姊妹往錦繡樓而去。

這時候的簡韻秋並不知道，她正被官氏帶入一個早就設好的局裡……

拉著兩個小姑子，艱難地穿過層層人群，官氏三人好不容易終於到了錦繡樓。

簡晚秋進來的時候被人撞了個滿懷，簡韻秋忙問她，「六妹妹有沒有撞疼哪裡？」她笑著搖頭說：「我沒事的。」

錦繡樓的人不少，還能聽見樓上傳來吆五喝六的聲音。

這家酒樓真是不錯，但她們來酒樓做什麼？就在簡韻秋感到疑惑的時候，官氏帶著她們兩個去了後面的院子，進到一間屋子裡。

屋裡坐著兩個婦人，上首那位年紀看上去比王氏還老幾歲，頭戴金銀、遍身綾羅，一看就是富人家的太太，那位太太旁邊坐著個與官氏差不多年紀的少婦，梳著時新的髮髻，穿了身梅子紅的襯裙，脂光豔豔。

少婦見了官氏便起身來迎，「文佩，妳總算來了。」

官氏鬆開了手，她先向前邁了幾步，熱情地拉著那位少婦的手寒暄了幾句。

簡韻秋站在後面，察覺出有些不對勁，不是說要帶她和晚秋出來賞燈的嗎？怎麼到這裡來了？且屋裡這兩人像是在特意等她們到來的。

簡韻秋不認得這兩人，不知官氏特意帶她們來到底為哪般，就在她疑惑的時候，官氏已經回頭和簡韻秋、簡晚秋兩人介紹跟前這兩位貴婦。

「四妹妹、六妹妹，這是商家太太，這是商家三少奶奶，妳們過來行個禮。」

官氏的笑容很燦爛，急忙朝兩人招手。

簡韻秋兩人上前去，先向那位太太福了身，又要和商三少奶奶行禮的時候，三少奶奶一把拉住簡韻秋，笑著說：「都是平輩，不用這麼多的禮數。」

商三少奶奶將簡家兩個姑娘打量了一番，又特意多看了簡韻秋兩眼，心想倒是生得沉穩，也對，年過二十的女人了，哪能再和十幾歲的小姑娘似的，長相雖然稱不上貌美如花，但也清秀端莊。

商三少奶奶拉了簡韻秋的手，將她領到商太太的跟前，和商太太說：「母親，這位妹妹就是宮裡出來的，您看看好不好？」

被商三少奶奶拽著，將簡韻秋領到商太太跟前，讓簡韻秋感到一絲不舒服。

商太太笑語盈盈地看著她，「小姑娘別怕，我們商家和你們簡家來往一直不少，算得上是故交了。我早在很久以前就知道簡家有一個入宮的姑娘……」說著又去拉她的手來看。

「這手長得好，手指修長又圓潤，一看就是有福氣的。妳是入過宮的，也見識過天下最富貴的地方，想必眼界和我們都不一樣。多大了？哪天的生日？」商太太顯得十分的熱絡。

然而這樣的熱絡卻讓簡韻秋覺得是早就安排好的，她心裡犯著嘀咕。

官氏上來替她回答，「我們家四妹是四月十二的生日，永平三年出生的。」

「呀，那和我們家老二同年同月生的，不過我們家老二是初九生的，只大了幾天啊。」商太太一臉的驚訝。

簡韻秋低下頭去，只覺得尷尬極了。

屋子裡的人都圍著簡韻秋說話，倒把簡晚秋給冷落了，她站在角落裡，眼前的景象她瞧得分明，大嫂是帶四姊過來相親的？莫非大嫂想讓四姊嫁到商家去？可與四姊年紀相當的也就商二公子了，那商二公子可是個鰥夫……

想到這，簡晚秋心裡頓時一涼，這是要讓她四姊去給人做填房嗎？

自進屋後，簡韻秋一句話也沒說，明明待了不過半個時辰的功夫，卻讓她覺得度日如年。

好不容易挨到可以回去了，簡韻秋拉了簡晚秋先登上馬車。

敏感的簡晚秋早就察覺到簡韻秋心裡不痛快，在車上三人都沒有說話，官氏倒是鬆了一口氣，看樣子商太太對韻秋很滿意，那麼這門親事應該就沒什麼困難了，若簡、商兩家聯了姻，對簡家來說可是莫大的好事，她在婆母跟前更能挺直腰桿。回到家中，她們去了王氏跟前回了話就要各自回房，這時官氏輕輕拉了一下簡晚秋的衣袖，湊到她耳邊輕聲道：「別亂嚼舌根，當心惹怒了母親，說話做事前多想想吳姨娘。」

官氏用吳姨娘來拿捏簡晚秋，簡晚秋頓時就軟弱下來，她默默點點頭，見官氏沒有別的吩咐這才高喊了一聲，「四姊，妳等等我！」

看著兩姊妹遠去了，官氏這才回了屋。

王氏還沒有更衣，看樣子還不準備立馬睡覺，「都見過面了？」

官氏點頭說：「見過了，商家的態度還不錯，看樣子這事能成。」

王氏聽說後，沉默了一會兒才道：「能成就是好事，眼下先將妳六妹妹順利的嫁到祁家去，然後再說她的事。她都這麼大年紀了，哪裡還能再拖下去，不然真的嫁不去了，將來還要害你們一輩子。」

官氏笑道：「四妹妹能嫁到商家也是她的福氣，這是頂好的事。母親能替她張羅到這個地步已經很不容易了。」

王氏說：「這事都是妳當大嫂張羅的，我可沒有過問多少，也是她的緣分。」

夜裡睡覺時簡晚秋依舊和簡韻秋擠一處，簡韻秋脫了外面的衣裳先躺進去，簡晚秋後一步上床，躺到了外面的位子。

屋子裡暗了下來，姊妹倆呼吸可聞。

雖然躺在床上，簡韻秋卻半點沒有睡意，她和簡晚秋說：「那個商家的事，六妹妹知道一些什麼嗎？」

「我……不大清楚……」對於商家老二的事簡晚秋是有些耳聞的，但她想起了大嫂的耳提面命就不敢隨便亂開口了。

她倒要離開簡家了，可姨娘還要在簡家過一輩子，比起簡韻秋來，她更在意自己的生母，雖然這樣有些對不起簡韻秋，但對她來說卻是無可厚非的事。

兩人背靠背的躺著，各自揣了心事。

「晚秋，妳有戀慕的人嗎？」

突如其來的問話讓簡晚秋身子一僵，好一陣子才回答說：「我沒有，四姊有嗎？」

「難道你不喜歡妳未來的夫婿？」

「我……這不是讓四姊看笑話嗎？」簡晚秋變得有些扭捏起來。

「我怎麼會笑話妳，一個人戀慕另一個人不是天經地義嗎？不瞞妳，我曾經也曾戀慕過一個人……」

這話徹底吸引了簡晚秋的注意，她也不再背對簡韻秋躺著，連忙翻過了身，面朝著她，她又拉了一下被子，忙問道：「什麼時候的事？那個人是誰？我認識嗎？」

「妳不認得他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或許他早就把我給忘記了，不過也沒什麼要緊的，只要他獲得幸福就夠了。」

簡晚秋多想聽聽簡韻秋說說那個人的事，忙問：「是進宮之前的事，還是進宮後的事？」

「妳猜猜看。」

「我猜不著，好姊姊，妳告訴我吧。」簡晚秋直接放棄了動腦子。

「沒什麼好說的，這些年了，他也早該成家立業了，說這些也沒用。六妹妹，妳告訴我，妳喜歡祁家那個少年郎嗎？」

簡晚秋顯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簡韻秋不傻，她會聯繫、會分析，答案自然也是顯而易見的。

「能嫁給一個自己也喜歡的人是件很好的事，六妹妹，妳會幸福的。」

「四姊姊也能……」簡晚秋立馬脫口而出，可話沒說完聲音便低了下去。

簡韻秋笑了笑，都說女人嫁人是第二次投胎，可對女人來說卻有那麼多的無奈，捉弄人的，還是命運二字。

她有戀慕的人，曾經好長一段時間，她的心中刻滿了那個人的名字，只要一見到他就滿心的歡喜，見不著又想得緊，可兩人終究是有緣無分。

這些年過去了，簡韻秋早就學會了放下，雖然午夜夢迴時，偶爾還會想起他，但她早就學會了釋懷，既然無法與他成雙成對，那不管嫁給誰都一樣，這就是她的命運。

第二天是祁家上門的日子，也是簡韻秋第一次見到簡晚秋的未婚夫。

祁良看上去斯斯文文，就是個讀書人模樣，他和簡家人說話顯得有些靦腆，也會偷偷的看簡晚秋。

簡韻秋在旁邊看得明白，祁良是個溫厚的人，兩人相互喜歡，又即將成親，再沒

有比這個結局還要圓滿的事了，她在宮中蹉跎了幾年，但姊妹們幸福還是讓她感同身受。

到了十七這一天，簡韻秋默默的寫了一封信，找人捎了出去，之後她就安心地留在家裡，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，一心替簡晚秋張羅嫁妝的事。

她是個得力的幫手，有了她出面，簡晚秋省心不少，只用安心的待嫁就成。

吳姨娘曾對簡晚秋說：「妳要好好的謝謝妳四姊。」

簡晚秋道：「這是自然的，要不是有四姊在，我還不知道該如何的手忙腳亂。」

簡韻秋卻沒有放在心上，「能替妹妹幫上忙我也很高興，姨娘也就別客氣了。」

就這樣又平靜地過了一些時日，眼見簡晚秋的婚期越來越近了，除了幫她做針線，簡韻秋還送她一只金鐲子，這是她給她的嫁妝。

「四姊姊，使不得，這也太貴重了。」

簡韻秋笑道：「妳也別和我客氣，拿著吧。」說著，她將那只鐲子用手帕包好，放進了簡晚秋的小官皮箱裡。

到了正日子這一天，祁家的花轎還沒有上門，裝束一新的簡晚秋滾到吳姨娘懷裡痛哭了一回。

吳姨娘摟著唯一的女兒心肝肉兒的叫著，也是淚漣漣。

官氏有些看不下去了，她將吳姨娘拉開，和簡晚秋說：「六妹妹哭什麼，這是大喜的日子，別讓母親聽見了難過，我們上前面去吧，吉時快到了。」

簡晚秋哭過後妝容早就花了，官氏只好又讓喜娘重新給她上妝。

等到吉時，新郎上門迎親，新人雙雙給簡家雙親行過大禮，簡晚秋拜別了兄嫂，又給簡韻秋行了禮。

等上了花轎，喜樂一路吹吹打打的漸漸遠去了，吳姨娘的眼圈依舊紅紅的，王氏倒沒功夫為個庶女憂傷，她還得強撐著去招呼客人。

簡家辦喜事，親朋好友都來道賀，商家不僅送了賀禮來，商三少奶奶更親自上門道賀。

官氏忙得不可開交，商三少奶奶便說：「文佩妳不用管我，不是有四姑娘在嗎？我和四姑娘說會兒話。」

商三少奶奶來到簡韻秋身邊，主動要和她攀談，「四姑娘，這裡吵，去妳房裡坐會兒吧。」

簡韻秋有些無奈地帶了商三少奶奶去了自己的屋子。

這間屋子光線不好，屋子又狹小，住久了會讓人覺得壓抑，商三少奶奶站在門口久久的沒有進去，她撇嘴說：「四姑娘就住這啊？」

「是啊，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嗎？」對簡韻秋來說，這就是個睡覺的地方而已。

商三少奶奶噴噴兩聲，搖了搖頭，最終還是沒有跨進那間屋子一步，等到沒人的時候，她拉著簡韻秋的手低聲和她說：「真難為妳在這裡面煎熬，如今妳妹妹都覓得良緣了，妳還單著算什麼事？讓姊姊看著也可憐，不過妳別難過，姊姊一定會幫妳的。」見了不過兩次面，商家三奶奶就以姊姊的身分自居了。

然而對於商家表露的關心，簡韻秋顯得很淡漠。

簡晚秋的出嫁算不得排場有多大，但還算是熱鬧，王氏前前後後忙碌了好些日子，總算將最小的庶女給嫁出去了。

忙過了簡晚秋的事，王氏就要著手簡韻秋的事，幸好商家那邊願意接受她，所以這事還不算太艱難，不過費些心思而已。

可就在商家請了媒人來提親的第二天，簡明就找到了王氏，直接對她說：「這門親事不能成。」

王氏很是驚訝，忙問：「為何不行？」

簡明道：「那個商老二是個什麼東西，也配娶我們家韻秋？韻秋就是年紀大了點，可也是從宮裡出來的，她可是服侍過太后、皇后的人，哪點比人差了，為什麼要嫁去商家做填房？」

王氏聽了，不禁感到奇怪，丈夫向來對女兒們的親事不大上心，就是之前的大女兒談婚論嫁時也是她一手促成，怎麼到了簡韻秋這裡，他卻出來說事、干涉她的決定？

「她都二十一了，能嫁給商陸還差了不成？我說還能上哪去找這麼好的女婿？」

「這也叫好？聽說那個商陸有個外室，那外室給他生了個女兒，想要帶回商家去，可商家太太不想承認，這事還鬧得風風雨雨的。」

「外室？有錢人家出這麼點事也叫事？韻秋是光明正大嫁過去給人做嫡妻的，難道誰還敢欺負她不成？」王氏覺得這一點也不叫事。

看著妻子無所謂的樣子，簡明簡直快要被氣死了，他怒道：「這事我說不行就是不行。兩家也還沒正式定下來，就比打住比什麼都好，好在還沒有造成無法挽回的局面。」

丈夫堅定的態度讓王氏感到有些疑惑，她拉著簡明鬧，「是不是四丫頭長得像她娘，你就捨不得了？」

「妳這話是什麼道理？我捨不得自己的女兒受委屈難道還錯了不成？」簡明覺得妻子簡直就是無理取鬧。

因為簡韻秋的婚事，使這對夫妻產生了矛盾，兩人大鬧了一通，簡明講明了自己的主見後就出去了，他原本要去吳姨娘房裡的，後來經過簡韻秋的屋子，他猶豫了下還是走了進去。

簡韻秋正坐在燈下看書，簡明進去時她沒有察覺到，還是他在後面喊了她的名字一聲，簡韻秋才猛然回過頭去。

見是父親來了，她很是意外，連忙起身相迎。

「爹爹，您怎麼來了？」開口後簡韻秋覺得帶出兒時的稱呼不大莊重，又連忙改口說：「都這麼晚了，父親您過來有什麼事嗎？」

簡明笑著點頭說：「經過妳的屋子，順路來瞧瞧妳。在家裡可還習慣？」

此話一出，他就覺得有些尷扭，哪裡有人在自己家還不習慣的？

可他看著簡韻秋住的地方，這裡確實算不上好，又小又暗，身邊連個服侍丫鬟都沒有，簡家的日子明明比前些年好過多了，女兒又幾年未歸，沒想到還要回來受這份委屈。

「家裡的姊妹們都出嫁了，只怕也難得回一趟娘家，空出來的屋子也越來越多，妳搬到妳三姊住過的屋子吧，那邊至少要寬敞明亮一些，我再和妳母親說一聲，讓她給妳派個丫鬟使喚。」

簡韻秋活了二十一年，這大概是父親第一次關心她，她覺得彆扭之餘也有一絲的感動，「三姊時常要回來，我搬過去也不合適，這裡也挺好的，父親不必為女兒擔憂。」

「擔憂……我對妳們姊妹過問甚少，我也算不得是個好父親，妳們要責怪我，我也沒什麼好說的。韻秋，商家那邊妳不必煩惱，父親替妳攔著，不會讓妳給那個花花腸子做填房，我們家還吃得起飯，不至於淪落到賣女兒的地步。」簡明說得懇切。

聽到這裡，簡韻秋對父親福了福身，說：「早些年跟著姨娘住在莊上，也很少回城裡，如今姨娘走了，我連個懷念她的地方也沒有。現在懇求父親答應讓我再回桃溪去。」

「妳還要去桃溪？」

「是，我是在桃溪長大的，我想念那裡的山水了。」

簡明沉默了，妻子說得對，韻秋算得上是個老姑娘了，沒有訂親，若又把她扔回鄉下去，要做親只怕就更難了。

他猶豫了好一會兒，簡韻秋又接連請求：「父親，女兒就這麼一個請求，還請父親答應。」

「去吧去吧，只要妳覺得舒心，這比什麼都強。只是將來別後悔，嗔怪我這個當父親的沒有替妳考慮周到。」簡明很快就做出了讓步。

見父親終於答應下來，簡韻秋面帶喜色，忙給他行了一個大禮。

這個女兒還真容易滿足，不像老三，見著什麼喜歡的就硬拉著他要，韻秋還真是像她生母……

想到韻秋的生母，簡明忽然就覺得有些對不起這個侍妾，周家將好好的女兒送到簡家，他卻沒有照看好這個女人，連自己的女兒也沒有怎麼上心，在韻秋幾歲大的時候就把母女二人扔回鄉下去，如今看來他是錯了……

「乖乖聽話，別惹事。」簡明依舊是一副和小孩子說話的口吻交代簡韻秋，說罷，他站起身來，「韻秋，妳有一個好舅舅，珍惜吧。」扔下這句話他就出去了，而她倒給他的水，他一口都沒有喝。

簡韻秋將父親送出門後便折身回來，她當然知道自己有個好舅舅，自元宵後她便偷偷的給舅舅寫了一封信，請舅舅幫忙，在關鍵的時候，舅舅果然幫了她一把。要不是因為舅舅肯出面，她現在還不知多麼被動，怕只能聽之任之，連半點反抗的餘地都沒有。

她終於可以回桃溪了，回到她成長的地方，那個充滿了對生母回憶的地方，那個

讓她魂牽夢縈的地方……

幾日後，簡韻秋默默取來一個包袱，將幾套衣裳包了起來，簡簡單單的就算收拾了。

可王氏不想就此甘休，庶女的死活她可管不了那麼多，她看中的是兩家順利聯姻帶給簡家的利益。

她一心想要張羅此事，沒想到動作鬧得大了一些，後來讓簡明知道了，夫妻倆又是一通大吵大鬧。

這事眼看就成不了，商家認為簡家沒有誠意，商太太因為此事再不願意和簡家有來往。

這場風波過去後，簡韻秋便向王氏請示去桃溪。

她讓王氏十分窩火，這時候她主動請示去鄉下也正好趁了她的願，王氏慍怒道：

「不成器的東西，給我有多遠滾多遠，最好一輩子別回來。」

這話有些難聽，簡韻秋默默忍受著，她早已經習慣了一切。